

蘇聯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活動

民族問題譯叢叢書

蘇聯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活動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

PA
F42
9670

部

民族問題評論叢刊

蘇聯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會
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運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民族問題評論叢刊
蘇聯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會
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運動

民族問題譯叢叢書

蘇聯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活動

蘇聯 耶·伊·彼西金娜著

民族問題譯叢編譯室譯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

一九五五年·北京

АКАДЕМ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ПРИ ЦК ВКП(Б)

КАФЕДРА ИСТОРИИ ВКП(Б)

Е. И. ПЕСИКИНА

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ПО ДЕЛА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И ЕГ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1917—1918 гг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Д. И. НАДТОЦЕЕВА

МОСКВА • 1950

本書根據蘇聯共產黨（布）中央社會科學研究院一九五〇年俄文版譯出

目 錄

第一章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俄國各民族的解放……………	一
第二章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的成立及其在實現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時的作用……………	壹
第三章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關於各民族國家建立工作的開始……………	一五三

第一章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俄國各民族的解放

沙皇俄國是『各民族の牢獄』。數百年來專制制度所實行的是壓迫各民族和挑撥民族去反對另一民族的政策，是通過禁用本族語言和對非俄羅斯民族實行不斷迫害的強使邊區各部落俄羅斯化的政策。沙皇制度對於各非俄羅斯民族的政策，就是：『你們中間任何政權的萌芽，摧殘它們的文化，壓制它們的語言，使它們永遠處於愚昧無中……』^①

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消滅了俄國沙皇專制制度。沙皇制度被推翻以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取得了政權。李沃夫、米留可夫、克倫斯基的政府，就其階級本質來說乃是帝義的政府，因此它也就不想和沙皇制度的壓迫政策一刀兩斷。臨時政府不但沒有公佈

① 斯大林：『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務』，載『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四三頁。

政府與各同盟國所締結的關於侵佔別國領土和征服其他民族的秘密條約，而且還承認了這些條約並對英法帝國主義者承担了把帝國主義戰爭進行到勝利爲止的義務，其目的在於侵佔新的領土和新的殖民地。

斯大林同志說：『但是沙皇制度的消滅和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結果並不是民族壓迫的消滅。舊的、粗暴的民族壓迫形式，被新的、精緻的、但是更危險的壓迫形式所代替。』○臨時政府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第一個措施，就是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所頒佈的關於恢復亞歷山大一世所『欽定』的芬蘭大公國憲法的法令。臨時政府對沙皇的憲法一絲未動，並沒有給芬蘭以任何新的權利。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日，臨時政府公布了關於廢除民族限制和信教限制的法令，這個法令內容不外乎是取消對非俄羅斯民族和信仰正教的公民在居住、遷徙、担任國家工作、就學、以及經營手工業和商業等方面的一些限制。這個法令一公佈，資產階級報紙便叫嚷俄國已經消滅了民族壓迫並建立了各民族間的充分平等。其實，臨時政府的法令絲毫也沒有消滅民族間的不平等，而且也沒有提供任何足以保證非俄羅斯民族、民族發展的自

由。國語照舊是俄羅斯語，學校、行政機關和文化教育機關仍然不許使用其他民族的本族語言。

斯大林同志在揭露資產階級報紙和臨時政府的謊言與偽善時寫道：『……除了頭腦簡單的人以外，誰能相信這就是「言論報」和「日報」的資產階級長舌婦，到處吹噓的民族權利完全平等呢？』^①

取消民族限制的法令，只是證明了臨時政府在革命的驅策下，不得不放棄沙皇制度迫害被壓迫民族的那些極端措施，而對國內日益成長的民族解放運動作某些讓步。

二月革命後在俄羅斯各邊區到處都開始建立了『全民族的』機關，領導這些機關的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知識分子。

『當時的問題是，要從沙皇制度這個民族壓迫的「根本原因」之下解放出來，而成立民族的資產階級國家。民族自決權被解釋為邊疆民族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和利用二月革命來成立「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權利。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並沒有受到而且也不能受到上面所說的資產階級機構的考慮。』^②

① 『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九頁。

② 斯大林：『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載『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一〇七頁。

斯大林同志就這樣說明了俄國二月革命後這個時期的民族運動，強調指出了民族運動的資產階級性質和邊疆民族資產階級企圖剝削和掠奪本民族的勞動人民對他們實行完全統治的願望。

在烏克蘭，領導這個時期民族運動的是中央拉達，它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基輔召開的烏克蘭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黨派的代表大會上成立的。

中央拉達獨自裝扮成了烏克蘭人民『團結者』的角色之後，就開始召集全烏克蘭士兵和農民代表大會。一九一七年五月初，在中央拉達的領導下舉行了第一次士兵代表大會，五月底舉行了全烏克蘭農民代表大會，六月間又舉行了第二次士兵代表大會，會上批准了『關於烏克蘭機構的普遍法令』（第一個普遍的法令）。

烏克蘭拉達提出了烏克蘭自治的問題。

臨時政府以烏克蘭自治問題只可以由立憲會議來解決為藉口，拒絕了中央拉達這個要求。

就連芬蘭問題臨時政府也沒有解決。臨時政府三月七日公布的關於恢復芬蘭公國沙皇憲法的法令，絲毫沒有使芬蘭感到滿足。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芬蘭國會舉行了會議，會議又向臨時政府提出了芬蘭自治的要求。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六月期間，國會和臨時

政府之間進行了談判。經過了長時間而毫無結果的談判之後，國會於七月十八日通過了『最高政權的法律』，根據這個法律，國會的權力可以擴大到芬蘭生活的各個方面，但對外政策、軍事立法和軍事管理等方面的一些應由全俄性機關處理的問題除外。

爲了回答國會的這一措施，臨時政府通過了關於解散芬蘭國會的決議，同日孟什維克蓋克其科里便派俄軍佔據了國會大廈。

臨時政府決沒有爲俄國東部邊疆各族人民擺脫民族壓迫的事業作任何工作。以土耳其斯坦爲例，我們就會很容易了解這一點。土耳其斯坦邊區仍然是俄羅斯資產階級和地主們的殖民地。在推翻專制制度後的整整一個月內，沙皇的總督庫羅巴特金仍然統治着這裏，並執行着沙皇關於侵佔烏茲別克人、基爾吉茲人、卡查赫人的土地並把本地居民大批地驅逐到沙漠中去的指令。沙皇的舊官吏們——省長、縣長和警察署長——仍然盤踞在他們的地盤上，繼續摧殘當地的居民。

直到三月三十一日，塔什干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委員會——才在工人和兵士的壓力下，不得不通過了關於撤消總督庫羅巴特金職位的決議，隨後庫羅巴特金便被撤職並受到了監視。

臨時政府委派土耳其斯坦政府委員會接替庫羅巴特金的職位，在這個委員會的委員中

有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地方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四月間所成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組織『舒羅依斯拉米亞』，『沃列瑪』和『阿拉什』已成爲臨時政府在土耳其斯坦和卡查赫斯坦的台柱。土耳其斯坦邊區政府委員會任命了省委和縣委。以前的縣長和警察署長現在都變成了省委和縣委。沙皇政府在當地所建立的那套舊行政制度已完全地保留了下來。土地仍然是屬於大地主、沙皇官吏和外地移來的富農，這些人繼續掠奪土耳其斯坦和卡查赫斯坦的本地居民。

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各妥協黨派的支持下，臨時政府實行了殖民政策。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虛偽的民主詞句的掩飾下，實際上却完全支持着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

以自己唯一革命的、解放的政策與臨時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對抗的布爾什維克黨，乃是與臨時政府的帝國主義大國主義政策和孟什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人的妥協策略進行不調和鬥爭的唯一政黨。

弗·依·列寧說：『在民族問題上，無產階級政黨所應首先主張宣布並立即實行的，就是使所有一切爲沙皇制度所壓迫的，所強力合併或壓迫箝制在國界內的大小民族，即被兼併的民族，都享有與俄國分立的完全自由。』①

布爾什維克黨四月代表會議是在臨時政府和芬蘭之間發生激烈衝突的期間召開的。四月會議遵循着列寧關於帝國主義，關於社會主義能夠在一國內取得勝利的學說，引導黨採取了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代表會議通過了列寧四月提綱這個戰鬥綱領以後，便制定了黨在戰爭與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如關於目前形勢、關於戰爭、關於臨時政府、關於蘇維埃、關於土地問題和關於民族問題）上的路線。

約·維·斯大林出席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斯大林同志指出了民族解放運動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強大後備力量，在爲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當中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報告中強調指出：臨時政府仍在繼續沙皇制度的帝國主義大國主義政策；在臨時政府和芬蘭人民之間的衝突中，布爾什維克必須要站在芬蘭人民這一邊來反對臨時政府。斯大林同志說：『如果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拒絕芬蘭人民有表現自己的分立意志之權和實現這一意志之權，那末我們就做了沙皇制度的繼續者了。』^①

① 列寧：『我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載『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卷，第四一頁。

② 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載『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第一〇一頁。

斯大林同志深刻地論證了布爾什維克黨關於民族問題上的主要綱領性的，即從『自決直到分立和組成獨立國家』爲止的民族自決權，闡明了黨的這個綱領性要求的兩個方面。

斯大林同志解釋說：決不能把民族自由分立權的問題跟必須分立的問題混爲一談，因爲黨在每一個情況下處理這個問題，一定要根據具體歷史條件，首先從社會主義的利益出發，並把民族問題看作是應從屬於主要問題的問題，看作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總問題中的一部分。斯大林同志說：『……分立的問題是在每一個個別的場合下隨着環境不同而獨立地解決的，正因爲這樣，承認分立權的問題，不應當跟在某些條件下適於分立的問題混爲一談。』①

列寧和斯大林早在革命前就一再強調指出，分立並不是爲分立而分立的，而是各民族長期接近的一種方法，正因爲這樣黨才提出了分立權這樣一個民族問題上的、基本的綱領要求。

列寧說：『要是我們要求蒙古人、波斯人、埃及人及一切毫無例外的被壓迫的和不平等的民族有分立的自由，那並不是因爲我們擁護他們的分立，而只是因爲我們贊成自由

① 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載『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一〇一頁。

的、自願的接近和溶合，而不贊成暴力的接近和溶合。只是因爲如此而已！』^①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報告中，特別強調指出了黨在解決民族國家分立問題上的作用，並指出黨不應當袖手旁觀，而應該積極地宣傳和影響各民族的意志，使得每一個民族所選擇的國家制度符合於工人階級的利益。斯大林同志指出：『在我們這方面，可以根據無產階級的利益，根據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而保留有從事贊成或反對分立的鼓動的自由。』^②

各民族不信任俄羅斯的心理，首先是由沙皇制度所實行的壓迫政策造成的；由於沙皇制度的消滅，這種不信任也就跟着緩和下來，而對革命俄羅斯的傾向則日益增長，斯大林同志指出了這個情況後，對於如何處理那些希望留在俄羅斯國內的民族問題作了明確的回答。斯大林同志說：『我想，十分之九的小民族，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都是不願分立的。所以，黨提議對於那些不願分立，而有生活習慣和語言的特點的地區，如南高加索，土耳其斯坦，烏克蘭，應當實行區域自治。』^③

斯大林同志特別注意俄羅斯各民族的工人必需要有統一的黨作爲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

列寧：『要求民族自決是爲了民族的接近』，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編，第三

七三頁。

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載『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一〇一頁。

同上，第一〇二頁。

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取得勝利的主要和決定性條件。

在會議上與反列寧主義的和反黨的分分子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後來被揭穿的人民的敵人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諾維也夫、皮達可夫和布哈林，他們反對黨的路線，反對列寧的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

在會議上反對黨的民族政策的是皮達可夫，他早在戰爭年代裏，就和布哈林一起採取了大國主義的立場，否認民族自決權的口號，不主張支持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雖然早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六年列寧在『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民族自決問題討論的總結』、『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滑稽解釋』和『論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的文章中就揭露了皮達可夫與布哈林的大國主義立場，但在四月會議上皮達可夫再度反對布爾什維克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口號，並以托洛茨基『取消國界』的口號來對抗布爾什維克的口號。

在討論民族問題時，列寧首先發言，並嚴格批判了皮達可夫的立場，他指出『取消國界』的口號是無政府主義的口號，皮達可夫的立場是大國沙文主義的立場。列寧問道：『以「取消國界」爲口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是什麼意思呢？我們贊成必須有國家，而國家就先得有國界。當然，國家內可以包括資產階級政府，而我們需要的却是蘇維埃。』

然而，就是對蘇維埃來講也存在有國界問題。「取消國界」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無政府狀態的開始……以「取消國界」爲口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簡直是一團糟。」①

列寧指出，否認芬蘭和烏克蘭有自由權利的大俄羅斯人就是大國沙文主義者，『要想繼續沙皇尼古拉的政策就是發瘋。』②

在結束語中，斯大林同志揭露了皮達可夫和布哈林所採取的使社會主義革命陷於失敗的托洛茨基立場的賣國性質。斯大林同志說：『或者是我們認爲，我們必須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鋒隊創立後方，即支持起來反對民族壓迫的各族人民，——這時我們便在西方與東方之間架起一座橋梁，這時我們便確實掌握住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了；或者是我們不這樣作，這時我們便會孤立起來，這時我們便放棄了利用被壓迫民族內部的任何革命運動以消滅帝國主義的策略。』③

斯大林同志代表黨在會議上宣稱：布爾什維克黨過去支持將來還要支持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會議一致通過了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決議案。

① 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第七次（「四月」）全俄代表會議上關於民族問題的演說』，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編，第三八二頁。

② 同上。

③ 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載『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一〇四頁。

決議案規定：『必須承認俄國境內一切民族皆有自由分立和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否認這種權利和不設法保障這種權利的具體實現，就等於贊助侵略或兼併政策。只有無產階級承認民族分立權，才能保證各民族工人的切實團結，促進各民族間真正民主的接近。』①

四月會議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在準備和進行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布爾什維克關於民族自決權直到民族分立權為止的口號與其他革命的口號——關於蘇維埃政權，關於和平，關於土地和工人監督的口號——保證了革命無產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得到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的有力支持。

四月會議之後，黨廣泛地展開了建立政治大軍和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爭取無產階級後備隊的工作。黨在這一時期的策略是引導羣衆根據切身經驗來瞭解布爾什維克的口號，來認識爭取實現這些口號的必要性。布爾什維克揭露了臨時政府民族政策中的大國主義本質和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各妥協黨的偽善面目，使羣衆很清楚地確信了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正確。

正當芬蘭國會和臨時政府之間發生衝突時，孟什維克的『工人報』聲稱：芬蘭和俄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只能而且必須由芬蘭國會和立憲會議之間協商解決。

①『聯共（布）黨各次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案彙編』，俄文第六版，第一卷，第二三三頁。